



《ROCK OF AGES》——搖滾合集

文：大秀

《ROCK OF AGES》改編自百老匯雜錦「Juke Box」式音樂劇，即大部分內裡使用的歌曲並非原創而是別人的口水歌，經過多番轉折終於拍成，陣容絕對吸引，主演的既有近年非常搏命、跳舞界出身的「舞女」Julianne Hough，也有墨西哥年青歌手Deigo Boneta，就連串星陣容亦非常鼎盛：Tom Cruise、Catherine Zeta-Jones、Russell Brand、Mary J Blige等，絕對讓人期待！既然是Juke Box式選曲，本片的原聲大碟肯定找來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品，不然，怎樣Sing Along？

有以上演出陣容，製作單位當然不會浪費要演員親自演繹作品，一來更切合故事，其次亦能引來話題，歌曲大部分為八十年代的搖滾作品，都來自經典樂手或組合，例如Pat Benatar、Twisted Sister、REO Speedwagon、Bon Jovi、Foreigner、Scorpion、Extreme、Guns N' Roses等等，集合那些年的Glam Rock、Hair Metal、Hard Rock年代之作。首曲〈Paradise City〉必定是能炒熱氣氛之作，落在靚佬湯手上只能說不過不失，難以跟原唱者Axel



Rose爭一日之長短。其他專業與非專業歌手演繹的作品，礙於這類搖滾作品重氣氛多於真正唱功，以配合電影的行進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可以挑剔，而在選曲上混合了當年英美所有強打作品，作為一個年代的見證或單純一張Greatest Hits，絕對令人愛不釋手。

說到靚佬湯，近年他的星運的確有點奇怪。在同志傳聞、篤信科學教……自九十年代末的《甜心先生》之後，他對競逐獎項的確不遺餘力：《人生交差點》、《華爾基利》等等，都未能收成正果。以他近年的作品如《強戰世界》、《命運迷牆》、《戀戰特務王》都有點古靈精怪，直至本年的《職業特工隊4：鬼影約章》，連特務王Ethan也變得非常實在，加上連場（近年）少有的「實在」動作場面，票房大收立即計劃第五集，看來靚佬湯在年過半百時還是以動作電影掛帥，的確辛苦命。正如近日大熱的疑似《異形》前傳《普羅米修斯》，比John Carpenter重金打造的《妖魔大鬧小神州》遲兩周上映，卻以其創新打開新科幻片時代，命運，有時真的難以選擇！



來自伊朗的天方夜譚



■音樂家對生命毫無留戀，幻想多種死亡方法。



■小提琴被太太砸毀，自己也接近生命盡頭。

很久以前的阿拉伯地區，因為一名薩桑國宰相的女兒，使得無數少女免做殘暴國王的刀下鬼，更留下了一部影響力堪比《聖經》的《一千零一夜》。遺憾的是，那些來自神秘國度的傳奇、愛情和正義的故事，與後來那個飽受內戰、宗教迫害、貧困的東方國度形成鮮明對比。

出生於伊朗皇室的女作家兼漫畫家瑪贊莎塔碧（Marjane Satrapi），繼2007年導演自己的漫畫作品《我在伊朗長大》後，再次和法國搭檔、同為漫畫家的馬蒂爾艾馬力（Mathieu Amalric）攜手，完成她的伊朗系列三部曲之二：《依戀在生命最後8天》（Chicken with Plums）。

她的阿拉伯童話故事，能否治療這個民族的心靈創傷？

文：Cate

和前一部一樣，《依戀》也是根據瑪贊莎塔碧創作的漫畫作品改編。不過這次，導演邀請法國實力派男星Mathieu Amalric和伊朗人氣最旺的年輕女演員Golshifteh Farahani等真身出演，而在電影的漫畫部分，雖然處理得比較節制，但與實景融合得相當完美。

儘管比起首部《我在伊朗長大》，《依戀》因為表面上的一樁愛情悲劇而充滿詩意和浪漫，但其黑色調子和作家對命運弄人的可笑和悲哀則一脈相承。

《依戀》是關於一位著名音樂家在自殺前的8天內，對自己及身邊人過往的回顧和幻想。而導致主人公一心了斷的直接原因，原來是年輕時一段未遂的愛情。在8天的回顧中，橫跨主人公家族3代人，他一會如先知般，預知了自己子女的命運，一會又穿梭回童年，因性格怪僻飽受學校老師的凌辱，一會更直接與死亡天使對話，詭異又驚悚。

一向以親身經歷和家族真實事件為素材的瑪贊莎塔碧，在創作《依戀》中也不例外。片中自殺的小提琴家，其原形是瑪贊莎塔碧的一位伯父，後者是伊朗曾經最著名的演奏家，個性正如作家所描述的：自我沉溺但又可愛迷人。至於自殺的原因，在不堪忍受的情傷背後，作家其實賦予了更多的神秘隱喻。其中涉及的生死輪迴、巫術、哲學、藝術等，本是十分沉重、悲傷，但借助動畫和舞台場景的戲劇效果，解構並略帶諷刺了那些由人類精神和幻想建構出來的「神聖」。儘管如此，作家用現代眼光重看自己國家歷史文化，荒誕幽默之餘，也影射當下一代人迷失信仰的混亂——音樂家子女日後



■令小提琴家魂飛夢繞的「女神」。

挫敗、墮落的人生即是明顯寫照。

生命的滋味

瑪贊莎塔碧對作品內部時間的設定，也跨越巨大。首部《我在伊朗長大》發生在1974年到1994年間，正值伊朗國王被推翻、由民族主義狂熱分子上台，推行極端保守的宗教獨裁統治。後來的兩伊戰爭，更迫使女主人公再度流亡他國。在《依戀》中，導演則將時間從1990年往前推至30年代，革命政黨在民間的力量，被深深的壓制在國家的封閉集權下。小提琴家嘲笑身為革命黨黨員的弟弟自私，革命不過是沽名釣譽的一種謊言，可看成作家對虛偽政治的態度。據說瑪贊莎塔碧自傳作品的第三部The Eleventh Laureate也即將製作完成，仍然是圍繞她的家庭，而這次將回到1900年！

《依戀》雖然講述的是伊朗的故事，但影片從拍攝地到主創人員大部分來自法國，因而在影片敘事風格上，主人公的喃喃自語、視角間的突然切換，以及對心理空間的強調，令之充滿濃烈的法片風情。瑪贊莎塔碧24歲才在法國學習插畫藝術，可能是出身皇室背景，殷實家底令她從小受到良好教育，加上天生對藝術的天分，令她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畫風。

至於本片譯名，內地採取的是直譯《梅子雞之味》。梅子雞是故事主人公最喜歡吃的一道菜，卻無法將他從對生命徹底的絕望和失意中挽救回來。這讓人想到伊朗的另一部電影《櫻桃的滋味》，關於人生和死亡，也許百般滋味都融進了食物裡。



■連死亡天使（右）都忍不住前來戲弄音樂家。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《我愛你》 戀愛不是年輕的權利

今天要介紹的，並不是新鮮滾燙的電視劇。韓劇夏季檔早已開始混戰，日劇也在摩拳擦掌準備爭雄。倒是有這麼一齣劇，在春季檔期默默地地上演，在《時尚王》、《愛情雨》等備受矚目的劇集光環下，悄悄地播出了結局。

劇集是由李順載主演的《我愛你》，主角是四位老人家，李順載飾演的是精明又小氣、退而不休的牛奶送貨員金萬石，每天凌晨便駕着他那破舊的電單車，「嘍嘍嘍」地開始送牛奶生涯。遇上不繳交牛奶費用的訂戶，便拿着大聲公從早到晚站在樓下，不停地催對方繳費，把鄰居都煩到無法忍受。他偏偏卻戀上了自力更生、柔弱的廢紙回收員宋伊芬。另一對，老伴是患上失智症、記憶停留在二十歲的趙順怡，與她不離不棄、擔任管理員的丈夫張君峰。四個老人家，兩段令人感動的愛情，既有細水長流，亦有老來動心。

或許是韓國對老人家的尊重，早年曾有電影《七十好年華》轟動一時，戲中一對七十歲的老人家的性愛場面，叫人看得咋舌。這次的電視劇《我愛你》，則早於去年年初便有電影版上映，據知票房與口碑俱佳，主演的，亦是李順載。這次在電視劇中演回同一個角色，感情依然動人。

《我愛你》改編自知名漫畫家姜草的同名人氣漫畫，描述被人們疏遠的四位老人家的愛情故事。在偶像盛行的韓國娛樂圈，居然有以黃昏戀為題材的劇集播映，老實說，着實讓人感到驚喜。即使劇中仍然加播了偶像的成份，像組合SS501的成員金亨俊也在劇中軋一角，飾演與金萬石的孫女金妍兒有感情線的公益勤務員鄭敏晷，但老人家的戲份，才是主菜。

劇集已經播完，我才開始看。第一集中金萬石對其他人的處處提防，自以為是醒目老人家的樣子着實令人又好氣又好笑，當他對伊芬產生感覺時，卻又叫人為他擔心。相比之下，張君峰與趙順怡這對老夫老妻則來得更動人。永遠停留在二十歲的趙順怡，常常走出街要接尚在讀幼稚園的子女放學，也把當年的家庭畫像與偶過的金萬石分享，更認不出她的老伴、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的張君峰。當看到張君峰用趙順怡喜愛吃的食物引導她回家，細心呵護她的情形，便叫人感動。看慣了韓劇男女主角之間的鬥嘴與誇張的浪漫，這麼一段簡單的描述，更覺感情的真摯。



香港電影人

文：金寶

姜志名： 消失的戲院廣告畫（上）

90年代以後出生的讀者，相信只能從圖片及影像中看到這些在戲院外牆，以人手繪畫的戲院廣告牌。筆者於70年代末出生，成長時期經過戲院，每每看到一個個畫廣告牌的師父蹲在地上，拿着大油漆掃努力地掃呀掃，未幾他們畫的電影海報就會給掛在戲院的外牆上，為即日或不日上映的電影招徠。然而到了90年代，人手畫戲院廣告這個行業隨之而消失，戲院外牆的大型電影海報被電腦噴畫所取代，再然後，戲院都往各大商場上層搬，人手畫的戲院廣告牌，現在已成了絕響。

姜志名，大家都稱他為Jimmy Sir，因為現在他已由一個戲院廣告牌的畫師轉職於演藝學院擔任繪畫師，以及進行教學工作，開班授徒。所謂三歲定八十，小時候Jimmy已經很喜歡繪畫，即使居住的地方沒有多大的空間，他仍會躲在自己的下格床上不停地畫呀畫，後來兼職臨記的父親發現了他這方面的天份，便於暑假時叫Jimmy到片場跟師父學畫電影的廣告牌。意料不到的是，Jimmy在開學後仍對畫廣告牌念念不忘，每天仍會不停地畫李小龙給同學。16歲那年Jimmy更決定放棄學業，全職投身這一行業，在孔雀美術廣告公司當學徒，拜師學藝。

「我們全家都是靠開車維生的，父親對於我放棄學業當然有微言，因為他覺得畫畫是一門不能『搵飯食』的行業，但後來還是批准了。畫廣告牌的生活很趕，忙得沒有時間好好吃飯，飯盒就放在顏料旁，邊吃邊畫。『孔雀』在西環一幢海傍的舊式大廈，因為70年代沒有甚麼車在街上行駛，晚上師兄們就會將畫板一塊塊鋪在電車軌上開工，又或者是一班師兄兄弟到海邊釣泥鯁，然後交給師母煲粥。最記得的是師父和師兄的教導，強調畫好人物的眼睛最重要，而且眼睛是最難畫得好的。」這一切年少時的學師回憶，Jimmy後來在一張畫作中以電影畫面的手法具體呈現出來。

戲院外牆的大型廣告板，以多塊四呎乘六呎的木板拼砌而成，每塊木板上都有畫布，因為當年的顏料缺乏，所以師父用色粉加膠水開成顏料，在畫布上繪畫，只要不是遇上大雨，顏料一般不會褪色，而只要用水便可將顏料沖洗掉，將畫布和畫板循環再用。「最大的廣告位在佐敦的普慶戲院，要由二百多塊木板砌成，而我們只需要夠地方放上四塊木板便可以繪畫，四塊四塊組件那樣畫。」

下期談談這行業如何隨着香港電影的發展而消失，以及更多Jimmy從前工作的點滴。

